

因為天太冷了

可能是天太冷了。不，一定是因為天太冷了。

明天學校要服儀檢查，所以我去路口超市旁邊的百元快剪店給大嬸剪了個頭，像極了新鮮出爐的銀絲捲，在冷的快凝固了的空氣中，我彷彿還能聞到陣陣殊滋異味打碎低溫，盤桓而上。

我走在回家的路上，被低溫的碎片劃傷。四周是機車，是小葉欖仁、落葉、小水窪、空氣、銀絲捲、冷、香、冷、香、冷……

香氣在如此冷冽的空氣中透過陽光照射角度的變換，在我眼前折射出了六顆銀絲捲的圖像。他們被放置在乳白色的瓷盤上，下排四個上排兩個，盤面竟也透出了純濃的乳香四溢，結成晶瑩剔透的一滴朝露，滴入了銀絲捲的香味漩渦裡。轉了一圈，停頓，又轉了一圈……

四分之三拍子的圓舞曲音樂響起，這是小約翰史特勞斯的「維也納森林故事」。三拍三拍強、弱、弱、強、弱、弱的節奏在我心中迴盪，在胸腔裡激起澎湃的熱情。一股暖意衝擊著我的心房，洶湧如滾滾長江潮水，緊緊的包覆著銀絲捲——一絲一絲地由表皮滲入，動作流暢，體態雅致，緩慢而優美，就如同那醉人的節拍。緊緊地滾在強拍後的兩個弱拍間誘人的真空把我帶入了另一個心靈的層次。

青青小草墊著我的屁股，柔軟而多汁的他們隨和地、靜靜地配合著我，聽不到

一點抱怨的聲音，彷彿他們也樂於和我一道享受和煦的陽光遍灑。這是春天的奧地利，我咬下一塊銀絲捲，酥脆表皮顆擦顆擦地脆裂。把頭往後擺，裡頭的絲像雲朵般柔軟，香氣更從每條絲中蹦出。吞雲吐霧，吞下的成了美好回憶，吐出的成了遠山邊的嵐，代我向太陽問候。

躺在草地上，我再也感覺不到「我」和大地的不同。我們都沐浴在陽光裡，享受著陽光，吸入吐出花香、草香與銀絲捲香，至少在此刻我們都是靜靜地，無意識地默著。我們都被現實踐踏著，卻也樂於如此，因為想像的幻境太美、銀絲捲太香、天太冷，所以無需面對現實。我們不屑太陽的偉大，因為他也不過是替我們暖暖腳罷了；我們不需要藍天的遼闊，因為我們不想聽見傳自教堂、憂愁鐘聲裡的渴求；我們不用自由，因為我們不想面對責任。

「維也納森林故事」依舊響著，聲音傳自四周的一草一木，音波蕩漾在草皮上，輕輕拂過每一株景仰著他的小草，在大片草地上形成了沒有水的漣漪，格外動人。草在我身上身下搖頭擺尾，我也順著拍子律動著，天再大也關不住我的愜意，此刻我就是大地、大地就是我。在四分之三拍子中，大自然是我意識的呈現，萬物在強、弱、弱的流暢運轉下找到了定位，他們和諧地相處在這充滿詩意的境地。

馬兒的步態跟著圓舞曲的拍子，高、低、低，重、輕、輕……飄逸地馬尾飛、抖、抖，日光照耀在馬背上，那深中帶亮的色澤，好美好美……馬兒回頭望了望，

開心地張開了嘴。啊！是銀絲捲，那裡還剩了最後一個呢！

我輕輕拾起銀絲捲，深怕用力過猛，擠裂了金黃色的酥脆外皮。香味依舊，我細細地聞著，致命的美味香氣灌入鼻腔。無預警地，我抬頭便見太陽被現實的毒箭射中、貫穿！「吼！」的一聲響徹雲霄！小草被旋風捲起，太陽的炙熱血液暴露、炸出，一滴一滴金黃閃亮，無法直視。森林在燃燒、天空在崩塌，萬物土崩瓦解，而太陽仍不知所措，她用盡最後的力氣大吼著：「為什麼！！」語畢便徹底炸裂。

太陽的汁液落在我身上，冒煙，腐蝕，穿透我。我並沒有感覺到痛，只覺得感傷，因她到死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我多麼想替她報仇，也替萬物報仇，我感慨中帶憎恨，哭泣中帶斥責。語無倫次，我什麼都沒能表達卻也什麼都表達出來了。

「維也納的森林」依然演奏著，不是來自四面八方，僅僅只是來自我的耳機

……

銀絲捲兒！銀絲捲兒！我最愛的銀絲捲兒被滾燙的太陽之血劃破，我在它後頭看到了我的倒影，看來是如此驚恐不安，如此的……鬱悶？視線聚焦到銀絲捲的斷處，小水滴排成看來肆意卻異常整齊的一列，帶著重力的餘韻——是雨水擦身於咖啡廳的窗上。下雨了，外頭的街道是濕的，倒映著紅綠燈的顏色，這是我再

熟悉不過的民權東路六段。行人撐著傘，衣服包得緊緊的，風吹來，一陣寒意刺痛我的後頸。在這樣的夜晚，我等了三輪紅燈遲遲不過馬路，盯著一旁店家的窗子……一定是因為太冷了。

我用力舉起手中的銀絲捲想放到嘴中，可我舉不起來，因為我知道我手上沒有銀絲捲。猜怎麼著？媽媽叫我幫忙買麵包，我卻站在那兒浪費了十來分鐘。

今天是連假最後一天，晚上七點了，模擬聯合國的作業我還沒處理，英文片語還沒背，週記、歷史考卷、地理講義，明天還要數學週考。濕漉漉的榕樹排排站好不畏風雨，一旁小草躲在樹根間僥倖偷生。我什麼都做不好，時間就在發呆中流逝，當然還有玩手機、用通訊軟體聊天。最後淪落到這地步，我不想回家，不願面對這些。我不願想辦法僥倖逃過一劫，只想逃避。

我沒帶傘，雨滴一滴接著一滴沉重地打在我身上，濕透了。

我搓搓冰冷的小手掌，依然選擇踏上回家的路。綠燈亮起，我終於有點進展。一晃眼，到了巷子口，我離家愈近，就離現實愈近，我的心悸動著，我是否已準備好重新面對？

我是個乖小孩，否則我不會為這些事兒緊張。但我被囚禁在無知、慵懶又充滿欲望的笨身體裡。就像艾倫波被囚禁在烏鴉的形體、李賀被囚禁在死亡的想像中。

四分之三拍的優美旋律再次響起，在強、弱、弱的節拍中，我又聞到了銀絲捲迷人的香味。我舉起手，失望地發現手中沒有銀絲捲。二月冷峻的空氣凍結了我的思緒，我沒有多想，索性拿起手機撥了通電話給媽媽：「媽！我快到了。但我頭好痛，等等可以載我去耳鼻喉科看看嗎？我想我明天還是請個假好了。可以嗎？」

「我想，一定是因為天太冷了……」